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清風閣 第三十回 立拿毛郎二賊 求兩壇前認屍

詩曰： 為人切莫要欺心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
若還作惡無報應，天下凶徒人食人。

話說包公當堂標了硃簽，差了值日快頭前去捉拿毛順卿、郎風，當堂回話。二差人帶了伙計出了署門，直奔城外，誰知二位坐在關帝廟門口同長壽子在塊敘賭，二差人走上前，拍拍郎風、毛順卿肩頭說：「你的事犯了！」他二人看見差人，面如土色，渾身發抖，嘴還硬：「你說甚麼事犯了？我二人又非強盜，又沒有甚麼大罪。」二差人說：「孫二老爹告了你了！」

他二人聽見孫二老爹告了他，他二人的嘴口不知怎麼樣就像魚鰓黏住一般。二差人此刻不容他分辯，說：「太爺現有硃簽牌票與你看！」二賊望見硃簽上寫道：

定遠縣堂硃簽，立拿謀命吞財人郎風、毛順卿當堂回話，速速。

二賊看後，歎了一聲：「該因我從建平謀吞孫文理財帛，弄到了定遠縣破案。謀占之銀，為何不遠走他鄉？終朝嫖賭，天下人皆可以賭錢，為甚麼要同長壽子賭錢？贏了他老子棺材本，手內此刻銀子又不得了，如何是好？」二差人取出了鐵繩，將二人套上，可憐就如活猴一般。長壽子看見差人前來，他人小，一溜溜到了回來。

二差人將二賊帶至班房坐下，差小伙計看了，值日快頭吉雲板到宅門傳話。有人稟了包公，包公吩咐：「各班伺候！」

包公吃了上頓飯，濃茶嗽口畢，吩咐伺候。他聽見三梆已過，身坐大堂，值日快頭跑上，跪在丹墀，繳上硃簽說：「二犯今已拿到，現在外面，伺候太爺發落！」包公一聲吩咐：「將二犯帶來聽審！」值日快頭出頭前來，到了班房，將二犯帶至儀門，喊了一聲：「犯人告進！」這二賊看見包公坐在上面，猶如閻羅天子一般。見兩邊擺列刀槍劍戟，鞭鐮錘爪，外有銅鑼鐵錘，蘆蓆子，大夾棍，點錘，還有短夾棍，敲牙摘舌，百樣非刑，只唬得渾身發抖。二差人將他帶至公案面前，毛順卿、郎風朝上磕頭。包公叫二人抬起頭來！二賊說：「大人金面在上，小的不敢抬頭！」包公說：「抬起頭來，本縣問你話：你怎麼把孫文理銀子謀去，怎麼謀死他命！你又怎麼謀害他妻的，從直招來，免受刑法！」二賊說：「小的未曾謀害孫文理並他妻子！」包公說：「你可曉得孫文理托兆與本縣，叫本縣代他伸冤！」此二賊見縣主不曾帶長壽子上堂，若有長壽子在當堂，這件事看起來就賴不去了。他二賊不知黃癩子告他與長壽子賭錢。此二賊不肯認謀害的話，說：「太爺！孫文理他已回去，小的並未謀害。如太爺不相信，現有木行為憑。」本主吩咐：「暫且收監！」太爺堂上立標硃簽，拿張同升木行回話。

差人星速至建平縣，將張姓帶至定遠，並將賬簿調上去。

太爺坐堂，差人將張公帶至丹墀，回了本官。包公問：「開木行的，你姓張麼？」張公答應：「小的祖開行，至此三代。」

包公問：「你家可有個姓孫的在你行內？」張公答：「孫姓卻有一個，是某月某日同了他伙計，一個姓郎，一個姓毛。小的將銀於某日交清，還辦了酒飯代他送行。後來小的不知。聞得人說孫公不測，小的實不知情！」包公叫將賬簿取上。包公一看，心中已明白了，說：「且下去，候本縣審明二賊，然後放你回去。你放心！」包公即標提監牌，將二賊帶到丹墀。包公復問說：「本主已將張姓審過，某月某日將銀交清，你還有何說？」包公叫取大夾棍前來，叫皂吏將夾棍一丟，可憐二人唬得魂不附體。將夾棍套在二賊之腿，三收三放。包公說：「爾等從實招來，不可支吾！爾等可曉得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？爾等為什麼連日又同長壽子賭錢？若不是黃癩子告他逆子螟蛉，你二賊如何破案？本主勸你招了吧！」二人見包公一番言語，毛骨悚然，慢慢的才招上說：「某月某日將文理謀死，丟在深潭。後來二人私設假書，騙了孫二奶奶前來，同了他家長壽子。後來逼他強姦，孫二奶奶不從，小人將他砍死，丟在轉水墩。後來我等逃生，天網恢恢，長壽子見母不歸，乞化回歸，不期黃癩子收他做義子。小人將謀文理銀兩，終日浪費，沿途打光棍，路遇長壽子，我二人意欲斬草除根，不期黃癩子告在太爺台下。小人一一真情，並無絲毫隱情！」包公拈簽，每人打了三十六板，吩咐：「帶去收監，等本縣申文上司，然後發落。」

包公將張姓放去，不得他交代。

再講包公將黃癩子帶上來說：「本主已審過二賊，二賊說你收留義子孫文理兒子，今本縣該將你兒拘來，重責他幾下。奈爾義子年輕無知，被奸人勾去，本縣姑寬不究。今孫文理夫妻屍首，本縣已相驗明白，爾可叫你義子等本縣示下，於某日前來親認生父生母骨殖。本縣自有公斷於你，決不叫你好心變醜，決沒收成。」且聽下回分解。